

使命与爱同行

■罗进 朱广平

05-07版
第139期

一袋青菜

■梁波

战“疫”进行时

凌晨两点,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专家、陆军军医大学陆军特色医学中心血管内科主任方玉强,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。打开手机,他看到妻子李涛的问候:“玉强,武汉天气变化大,我给你准备了毛衣和短袖,根据天气情况换上,保重身体,注意防护,我和女儿盼望你早日凯旋。见字如面,纸短情长。”方玉强心中一阵温暖。他放下手机,从行李中翻出衣物,放在床边。

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,方玉强第一时间向单位递交请战书。得知第一批出发的队伍里没有他,他心中有些失落,便反复向组织争取。那天,得知组织同意他作为后备队员赴武汉,他第一

时间向家人发去信息:“我能去武汉救援了!”一回到家,他便翻箱倒柜,准备衣物。同为军人的妻子李涛在一旁帮忙整理,并根据武汉天气变化,给方玉强准备了毛衣和短袖。

20多年前,两人在一次研究生学术交流会上,针对某个学术问题进行了激烈辩论。此后,无论是在专业还是生活上,两人的接触越来越多。

面对未来,方玉强意气风发:“我想干临床,当一个好军医。”李涛也充满憧憬:“我想做科研,当军事医学科学家,让官兵在战场上少流血、少牺牲。”研究生毕业后,方玉强和李涛兑现当初的承诺,方玉强去了医院心血管内科;李涛到了下属一个单位的野战外科研究所。

1996年9月,方玉强、李涛走进婚姻殿堂。婚礼那天,一向矜持内向的方玉强,深情地对李涛说:“以后,这个家我来守护。”方玉强是个热爱生活的

人,在家时,常常“承包”家里的各项家务。2008年3月,方玉强到新疆军区某医院代职一年,李涛正在攻关某项研究。方玉强这一走,李涛独自一人既要实验室忙碌,又要照顾年幼的女儿。远在新疆的方玉强,早上7点准时给李涛打电话,“催”她和女儿起床,做她们的“闹钟”。

为了工作,一家人分隔几地的情况对方玉强和李涛来说并不陌生。2015年1月,方玉强成为我军首批援助埃塞俄比亚的军医专家组组长,赴埃工作一年。出征前,方玉强凝视着李涛,心中觉得亏欠。他说:“对不起,又要辛苦你在家了。”李涛说:“我们都是军人,你放心,家里有我。”这期间有一段日子,方玉强每次与家里通话,枪声、爆炸声就在营地不远处响起。李涛听后,非常担心,整宿睡不着觉。为宽慰她,方玉强延续之前在新疆代职的习惯,算

准时差打电话,叫李涛和女儿起床。有一次,方玉强执行抢救任务,没来得及叫妻子起床。那天,李涛由于前一晚工作到很晚,也睡过头了,结果女儿差点上学迟到。后来,女儿感慨对方玉强说:“爸爸,我们太依赖你这个‘闹钟’了,明天一定要准时响起啊。”

2016年1月,方玉强和战友们回国。在鲜花和掌声中,方玉强睁大眼睛,人群中仔细寻找妻子的身影。李涛快步上前,她眼眶里闪着喜悦的泪光:“回来了,真好!”不一会儿,手机里也响起了女儿甜甜的声音:“爸爸,接机人数有限,没法到机场。不过,我在家准备了重庆小面等你!”想到快要见到女儿了,方玉强也情不自禁落下激动的泪水。

使命意味着奉献,爱情少不了浪漫,方玉强和李涛将二者融合,在军旅生涯中,划出了一道别样的轨迹。

父子俩的“头”等大事

■张一帆

休假在家,恰逢农历二月二“龙抬头”。这天有“理发去旧”的习俗。二月初一,晚饭时候,一家人闲聊:新冠肺炎疫情期间,理发店关闭,我和父亲都“怒发冲冠”了,明天该如何解决理发的问题?母亲提议,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,父子俩相互理发怎么样?随后,母亲又和妹妹纷纷出点子,盘点了剃须刀、剪刀、刮眉毛等一堆工具,被我和父亲全部否决。这样下去,我和父亲的“头”等大事恐怕要泡汤。

晚饭后,父亲楼上楼下翻箱倒柜,一番折腾后,终于在一个木箱里找到爷爷的老式理发器。父亲回忆起爷爷当年的理发手艺,不住地称赞。他说,爷爷在部队的时候,就是用这套理发器给战友理发的。爷爷退伍后,一直是家里的理发师,以至于父亲从小发型都很“制式”。说罢,父亲郑重其事地宣布:“明天的剪发如期进行。”

第二天一早,父亲便开始张罗。“快过来,我给你‘剃喜头!’”农历二月二,给孩子理发才叫“剃喜头”,父亲依旧把我当孩子,大声招呼我。

我走出去一看,院子里,父亲穿着母亲的围裙,一手拎着雨衣,一手握着理发器,站在椅子后面,喊我入座,活脱脱一个中年“Tony老师”。父亲幽默如常,说:“不管手艺如何,设备一定齐全。”

父亲的“主场”开始了,一招一式,有板有眼。母亲和妹妹前来围观,在一旁时不时指挥,“这块深了,那边浅了”“当心剪到耳朵”……椅子上的我,如坐针毡,又不敢乱动,只能在心里祈祷:但愿父亲遗传了爷爷的手艺。

煎熬的“剃喜头”,在半小时后结束了。我接过妹妹取来的镜子一照,“嘿,还不错!”终于,我松了一口气。

接下来,轮到我给父亲理发。“老爸,请入座,我给您‘剃龙头’。”为了安抚父亲,我吹嘘自己和爷爷一样,在部队也给战友理过发,手艺自是没得说。父亲好像不放心,向我一番现场教学后,方肯入座。

父亲并不为难我,说:“不用理什么发型,贴着梳子平推就行。”我连声答应,手中的动作随之展开。

以往,父亲会定期去染发。因此,每次微信视频电话里,父亲都是一头黑发,而上一次染发已是春节前了。理发器所过之处,黑发一排排倒下、掉落,雪白的发根失去了遮掩,一丛丛冒了出来,像是收割后的麦茬,在晨光下闪闪发亮。这么多年来,我还未如此近距离看过父亲,看着他雪白的发根和眼角的皱纹,我才意识到,这个陪伴我长大的男人,已经不再年轻。

与我刚才如坐针毡不同,整个过程,父亲都双眼微闭,神情安逸,配合我调整头部的姿势。理发器的“嗡嗡”声与洗发水的残余香气,在冬日的暖阳里,宁静而自然,这是我们倔脾气的父子俩少有的温情时刻。

不一会儿,剪发接近尾声,“老爸,你看哪里还要修一下?”

“剪得不差,可以!”父亲对着镜子端详一番,嘴角上扬,似乎还算满意。

理发结束,妹妹跑进屋里取扫把,清理地上的头发。不一会儿,屋里传来一阵惊呼。只见妹妹提着扫把跑了出来,“妈,你看这扫把只剩半个头啦!”妹妹将秃了半边的扫把头朝上,举在母亲跟前晃了晃。

还没等母亲发问,父亲连忙解释:“儿子过几天就返岗了,我怕给他理不好,让人笑话,临时拿咱家扫把练习手艺……”看我目瞪口呆,父亲安慰道:“你放心,我练习完后,给理发器消过毒了。”听完父亲的话,我觉得既好笑,又感动。

我们父子俩的“头”等大事,在全家人的欢声笑语中结束了。疫情蔓延下,这算是个难得的欢快日子。

家人

去年农历腊月二十六中午,我和妻儿迎着冬日的暖阳,驱车回到南方老家,见到了年近八旬的爹娘。父亲高兴地往火盆里添炭,瓦罐里煮着的猪肉、羊肉、鸡肉,香气四溢。母亲早已帮我们打扫好房间,晒晒了被褥,又从菜园里摘回满满一筐青菜,其中有菠菜、油菜、香菜、大蒜……都是我们爱吃的。

除夕,为了让母亲好好休息,我们几个晚辈下厨做饭。除了各种肉,还炒了母亲的青菜。

完成祭祖、放鞭炮等富有“仪式感”的步骤后,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,开始吃热气腾腾的年夜饭。母亲平时生活节俭,很少吃肉。吃年夜饭的时候,她却不停地把肉往我们碗里夹。我摇头苦笑着说:“妈,您种的青菜最好吃,比肉好吃多啦!”

母亲将信将疑地看着我,笑笑,不再给我们夹肉。

吃完团圆饭,我们给母亲包了一个红包,她推辞半天才收下,意味深长地说:“你们难得回来一趟,若是能在家里多住几天,比给钱都好。”

没过多久,我接到单位通知,受疫情影响,可能要提前归队或延长休假。

次日,大年初一,阴雨蒙蒙。我和妻子商定,情况紧急,最好连夜动身,提前返回单位驻地。

我们匆忙收拾行李物品时,父亲取来腊肉、腊肉、糍粑、肉糕、莲藕,叮嘱我们带上。母亲抱来一堆装着酸豆角、萝卜干的瓶子罐罐,还有一包用黑色塑料袋装好的青菜,把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。

“这些你们都爱吃,多带一些回去。”母亲说着,“路上开慢点,莫着急,到了就打个电话……”

伤离别,细雨纷飞,打湿了冰冷的夜。

“爸、妈,你们在家要留意些,照顾好自己……”话未说完,我便匆忙关上车窗。我实在不愿让父母看到,自己儿子不舍的样子。不用看也知道,母亲眼中也有泪。

发动汽车,驶进茫茫夜色,一路向北。次日,我与妻子回到单位驻地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,我有时盯着“疫情地图”上老家的位置,一出神,就是大半天。我唯一能做的,就是每天和父母通电话,叮嘱他们,做好防护。

当时尚处春节假期,单位要求我先在家隔离观察,再返回抗疫岗位。加上从老家带回足够的“战备粮”,每天除了读书写作,我有了不少时间为家人下厨做饭。

一天上午,我做饭时突然发现,母亲给的那一袋青菜里,竟然藏着一个红包,是除夕那天我们给她的。里面的钱,母亲只留了一半,退回来一半。

我赶紧打电话,询问母亲。

母亲淡淡地说:“我们在家自种自收,不愁吃穿,要那么多钱也没用,倒是你们常常年在外面,少不得遇到紧急情况要用钱。我和你爸在家都好,莫担心,等疫情过去了,都会慢慢好起来的……”

电话这端,我盯着藏在青菜里的红包,顿感心暖、鼻酸、眼眶热。这该是我此生吃过的最贵的青菜吧,这是母亲的心意啊。

我祝愿,且相信,就像母亲说的那样,待疫情过去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……



家庭秀

指尖尖上/绽放着眉梢的温暖
故乡的缕缕思念/扎进了岗哨高原

分开,团聚/都是爱的归途
春天的呢喃/飘过耳畔/如我一样地/诉说着耀眼的刚强

定格

休息时间,驻藏武警某部交通第三支队的工程师蔡玉亮,陪伴来队探亲的妻子和女儿,在营区里赏花。

图/文 陆文凯

牵你的手,一起看夕阳

■高瑀逸 本报特约通讯员 唐俊

两情相悦

他叫商兆雨,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的飞行员,我们常叫他“商哥”。她叫宋文亭,在某干休所工作,是商哥的妻子,我们叫她“宋姐”。

随着一次次新机型改装,商哥的驻地屡屡改变。因此,过去的十余年里,夫妻俩不得不分居两地。直到近几年,这一家人终于在商哥的新驻地团聚。

熟悉商哥、宋姐的人,都说他们是一对“模范夫妻”。在一起20多年,无论散步,还是逛街,商哥、宋姐都会手牵着手,一个个细小的动作中,尽是爱情的味道。



图为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员商兆雨与妻子宋文亭的合影。闪帅摄

“痛”的,是宋姐寄来的一封写着悲情诗的信,描写恋人从相爱到分手的经历,诗句忧伤,结局凄婉。展信时,商哥误以为宋姐“借诗传意”“暗喻分手”。思前想后,他考虑好各种阻碍后,才提笔复信,说清利弊、表明态度,字里行间,尽是真情与伤心。

收到信时,宋姐心疼、感动。从杂志摘下的那首诗,她原本只是想与远方的恋人分享,却引来误会。不过由此,她看出了商哥的真情、担当,更坚定了要与商哥相伴一生的决心。

二

这些年,跟着商哥一路“飞”的经历,宋姐吃的苦不少。不过,宋姐看得很淡,“反正一个家,总会有人牺牲多一些。”言语中,她乐观、坚定。

越优秀的飞行员,越有机会驾驶更先进的战机,当然这也意味着更多次的改装,更多次的漂泊在外。在商哥的历次改装中,最让他揪心的,是2003年的那一次。不是专业难倒了他,而是宋姐怀孕难产。

那一夜,商哥守在电话旁等消息,内心无比煎熬。6个要好的战友整晚不睡,陪他一起等。直到听到电话那头孩

子的“哇哇”的哭声,7个汉子终于松了口气,激动地抱在一起。

因为难产,宋姐险些留在手术台上。商哥无法想象宋姐当时到底有多痛。这么多年过去,他依旧心怀愧疚。

铁汉也有脆弱的时候,只是不轻易示人。即便商哥心理素质极好,他也有自己的脆弱。这份脆弱,他不说,可宋姐懂。

那一次,商哥最要好的一个兄弟,在一次任务中牺牲。“过命的兄弟,突然就没了;平时热闹的聊天群,聊着聊着人却少了一个。”那种痛楚和压抑,难以言说。那些日子,商哥强忍着心痛,克制着悲伤专注训练。

那一年,是宋姐和商哥“吵架”最多的一年。宋姐说,她理解他,只好陪他“吵架”,帮他释放压力,缓解悲伤,让他一点点走出来。

三

驾着战鹰,商哥曾飞越高原雪山、大漠戈壁、丘陵平原、远海岛礁……用航迹拥抱祖国的每一寸土地。因为飞得高、“战”得远,商哥见过很多不一样的风景。遥遥相隔时,他常想着法子把眼前的美景、身边的趣事“捎”给远

方的宋姐:立功受奖的军功章,国庆阅兵的纪念章,西北的沙漠玫瑰,远海的日落……借助实物、照片或视频,一件件“礼物”,顺利送到宋姐身边。

别说军人不懂浪漫,直到现在,商哥还“丫头”“丫头”地叫着宋姐,宠她如年轻时一样。走在路上,商哥从不让宋姐走外侧。宋姐的一缕青丝,被商哥珍藏了很多年。在他看来,青丝是“情丝”,是认定彼此的“爱的信物”。当年生产时,宋姐落下些病根,身体有些虚弱。一次夜航训练,商哥在空中偶遇流星。趁着平飞之时,他悄然许下心愿,“希望丫头健康康活到老!”

商哥和宋姐的家里,陈设简约。墙上,几张旧海报被保护得很完整,上面写着全家人在营区的合影。一座有些泛黄的“小屋”,被静静地安放在空调上方,像孩子的玩具,更像一个特殊的摆件。这座“小屋”,是恋爱时,商哥送给宋姐的礼物。

当年,宋姐无意中提及新宿舍味道重,商哥便悄悄记在心上。趁休息日时,他倒了两趟车到市区,四处寻觅才找到一个“小屋”,被静静地安放在空调上方,像孩子的玩具,更像一个特殊的摆件。这座“小屋”,是恋爱时,商哥送给宋姐的礼物。

当年,宋姐无意中提及新宿舍味道重,商哥便悄悄记在心上。趁休息日时,他倒了两趟车到市区,四处寻觅才找到一个“小屋”,被静静地安放在空调上方,像孩子的玩具,更像一个特殊的摆件。这座“小屋”,是恋爱时,商哥送给宋姐的礼物。

当年,宋姐无意中提及新宿舍味道重,商哥便悄悄记在心上。趁休息日时,他倒了两趟车到市区,四处寻觅才找到一个“小屋”,被静静地安放在空调上方,像孩子的玩具,更像一个特殊的摆件。这座“小屋”,是恋爱时,商哥送给宋姐的礼物。

当年,宋姐无意中提及新宿舍味道重,商哥便悄悄记在心上。趁休息日时,他倒了两趟车到市区,四处寻觅才找到一个“小屋”,被静静地安放在空调上方,像孩子的玩具,更像一个特殊的摆件。这座“小屋”,是恋爱时,商哥送给宋姐的礼物。

“爸、妈,你们在家要留意些,照顾好自己……”话未说完,我便匆忙关上车窗。我实在不愿让父母看到,自己儿子不舍的样子。不用看也知道,母亲眼中也有泪。

发动汽车,驶进茫茫夜色,一路向北。次日,我与妻子回到单位驻地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,我有时盯着“疫情地图”上老家的位置,一出神,就是大半天。我唯一能做的,就是每天和父母通电话,叮嘱他们,做好防护。

当时尚处春节假期,单位要求我先在家隔离观察,再返回抗疫岗位。加上从老家带回足够的“战备粮”,每天除了读书写作,我有了不少时间为家人下厨做饭。

一天上午,我做饭时突然发现,母亲给的那一袋青菜里,竟然藏着一个红包,是除夕那天我们给她的。里面的钱,母亲只留了一半,退回来一半。

我赶紧打电话,询问母亲。

母亲淡淡地说:“我们在家自种自收,不愁吃穿,要那么多钱也没用,倒是你们常常年在外面,少不得遇到紧急情况要用钱。我和你爸在家都好,莫担心,等疫情过去了,都会慢慢好起来的……”

电话这端,我盯着藏在青菜里的红包,顿感心暖、鼻酸、眼眶热。这该是我此生吃过的最贵的青菜吧,这是母亲的心意啊。

我祝愿,且相信,就像母亲说的那样,待疫情过去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……

“牵你的手,一起老去看夕阳。”一句多么简单又浪漫的承诺。我们不知道,他们已经牵手走过多少灿烂的黄昏,但我们相信,他们会紧握着对方的手,继续走下去,无论风雨,无论年龄……

图片制作:孙鑫



梅子绘